

杭州城区“最具出游力”人群 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的实证分析

陈世斌^{1,2}

(1.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西安 710062; 2. 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2)

摘要: 休闲旅游作为一种旅游方式和休闲活动内容越来越受到重视, 通过对杭州市“最具出游力”人群调查, 运用旅游地理学分析方法发现, 影响他们进行休闲旅游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时间因素、交通因素和学习因素, 传统观点中的经济因素地位明显下降; 同时分析了不同职业、性别和年龄人员中各因素作用的差异。这种实证性的调查分析方法和结论对于休闲旅游理论和杭州市休闲产业的发展都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 杭州城区; “最具出游力”; 休闲旅游; 障碍性因素; 实证研究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5)06-0982-10

1 引言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 人们的需求已经由物质需求向更高的精神需求转变, 休闲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精神享受, 放松紧张的心理压力, 结交朋友的一种手段。然而在从事杭州市居民休闲市场调查实践中我们发现, 一些“最具出游力”人群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休闲旅游的目的, 这是休闲旅游市场中的一个很具有潜力的部分, 有待深入分析原因, 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

国外对休闲旅游研究起步较早。一些旅游研究将城市周边旅游作为旅游的一种基本类型, 1987 年 Stephen L. J. Smith^[1], 1993 年 David B. Weaver, Donald Getz、Randell A. Smith 与 John D. Lesure, Scott-D 等人的研究也从侧面反映了城市周边旅游的特征^[2]。

我国旅游地理学者对游客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90 年代有较大的发展, 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目的地的旅游者行为规律与客源市场结构等方面^[3]。国内关于居民出游力的研究很少。吴必虎等研究了我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 4 个基本规律, 并从旅游者个体特征角度, 讨论了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子与目的地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4]。在此基础上, 郑海燕等探讨了广东省居民潜在在国内出游力的地区差异, 还提出户均人口和农业人口百分比对潜在在国内出游力存在影响^[5]。邱明等探讨了中国西部地区居民潜在在国内出游力的差异, 提出制约西部省区居民潜在在国内出游力的消费水平、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等区位因素^[6]。本课题就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 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性调查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 侧重点在于通过杭州城区“最具出游力”人群的问卷调查和分析, 阐释市场潜力巨大的人群休闲旅游的障碍性因素, 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科学规

收稿日期: 2005-04-08; 修订日期: 2005-08-01

基金项目: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2032),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N04YJ08)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 陈世斌(1960-), 男, 哈尔滨人, 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 自然地理、旅游管理、区域经济等。E-mail: Steven1960@zj.com

划依据。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在杭州城区（不含萧山和余杭）中的一部分机关、学校、医院、企业、科研院所、社区等人群比较集中的场所分别设点，对上述场所中符合条件的人员，主要包括党政干部，科研、教学、技术人员，文化、卫生、体育工作者，小区内室外活动的离退休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根据澳大利亚福利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的调查研究，当人均 GDP 在 3000 美元左右以下时，经济增长、物质条件改善不足以带来快乐指数的提高；当人均 GDP 在 3000 美元左右以上的时候，人们对休闲而带来的快乐明显增加^[7]。2004 年杭州市人均 GDP 为 4242 美元，远远超过了 3000 美元的标准，上述人群具有稳定的收入保障和福利保障，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在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以上，对于休闲旅游具有强烈的偏好。故此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最具出游力”人群。

调查问卷回收后，剔除无效问卷，利用 SPSS11.0、EXCEL 等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并对于其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

2 调查设计的几个约束

2.1 关于休闲旅游概念的界定

休闲旅游和旅游的概念在现代西方国家的地理学家^[8]中往往不加区分^[9]。在我国关于休闲和旅游的概念研究得比较深入，马惠娣^[10]、王雅林^[11]、徐锦中^[12]等分别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对他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然而关于休闲旅游和旅游的概念界定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同，很多学者在使用旅游与休闲旅游时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或者有意回避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吴必虎对于旅游与休闲旅游的区别提出了“大旅游”和“小旅游”的概念，即旅游与游憩，把游憩看作是一种休闲活动。吴必虎在“旅游市场分析预测理论技术”研究中，把 500km 作为城市居民的近程旅游的休闲旅游活动范围^[13]。也有人以时间和距离双重标准来确定旅游与休闲旅游范围。

休闲旅游的概念界定十分重要，它同时隶属于休闲活动和旅游活动概念之下。杰弗瑞·戈比从时间、社会活动、生存方式或者心态的角度定义了休闲^[14]，同时指出了一些休闲活动方式，包括娱乐、游戏、宗教活动、旅行、性、教育等。我国学者马惠娣根据休闲活动的特点将休闲产业的类型分为：休闲旅游业、文化传播业、娱乐业和体育健身业等^[15]。可见中外学者对于休闲旅游在休闲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休闲旅游是指以休闲为目的的一种旅游行为和重要的休闲活动。其空间范围应该依据时间来进行划分，或者主要依据于时间来确定它的空间范围。因为它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交通工具的进步，距离因素在旅游活动中的影响作用在不断下降，现代交通工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空间距离，而时间因素的作用在提升。休闲旅游空间范围应该以从出发地到目的地或者由目的地返回到出发地的时间内出行距离作为一个判断标准，从事件上看属于一日游范畴。这里有个时间的“内缘”和“外缘”的问题，如果以休闲旅游者一天在户外时间最大为 13h，去除两顿饭的时间各为 30min，则剩余时间为 12h，在路上花掉 4h~5h 则是可容忍的（根据问卷和专家咨询），也就是剩余 7h~8h，这个时间又可以分为两段，即上午和下午各为 3.5h~4h，从事一些休闲旅游活动基本能够满足旅游者需要，也适应人体生理的需求。所以休闲旅游应该以单程旅行时间“外缘”2h~2.5h 为宜；同时我们认为如果旅游者旅行时间低于半小时，他

并未真正到达休闲旅游地,则只能算作娱乐和游戏或者其他体育健身活动,相当于社区活动,虽然也是一种休闲活动,但是并未真正离开自己的惯常居住地,未达到休闲旅游的目的,这是休闲旅游的时间“内缘”。这也是我们设计调查的休闲旅游范围的时间界限。本课题就是以出行时间介于0.5h~2h、2.5h的城市休闲旅游者为调查对象的,与吴必虎等在研究城市居民的近程出游行为时,把旅行时间的“外缘”定义为5h左右(即出行时间为2.5h)、或旅行距离300km左右为范围^[16]相比,本研究更为重视出游的时间因素,这是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距离因素的作用在下降。

同时休闲旅游既然是一种旅游行为,那么作为旅游者的身份应该以进入景区或者邻近城市从事了旅游活动为标志,否则不能算作休闲旅游者。

因此,具体界定城市居民休闲旅游应该是:休闲者以休闲为目的,出行时间介于0.5h~2h、2.5h之间,进入市内景区或者邻近市区景区或城市从事的旅游行为。本文基于此约束条件之一对受访者进行调查。

2.2 “最具出游力”人群的界定

出游力(emissiveness)是指某一客源地居民在经济能力、休假制度、身心健康等方面综合参与户外休闲或旅游的能力,有时学者们也用工源地的推力(push force)来表达这一作用力。本课题所调查的“最具出游力”是指某客源地居民中上述能力最强的那部分居民所具有的出游力,即一种特殊人群参与休闲旅游的能力。之所以选择“最具出游力”来进行问卷调查,主要是从现实出发,考虑到部分居民当前确实不具有出游力,他们的行为对于出游力影响很小或者可以忽略不计,避免出现调查结果的偏差。

吴必虎在研究城市居民近程出游力与目的地选择时,受访者主要是工人、商业服务者、公务员、个体经营者、学生、教师、科技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公司职员。王雅林在做上海、天津和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考察时,从社会学角度调查得更加广泛,包括目前无工作者,国有企业工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科研、教学、技术人员,党政干部,三资、民营、私营企业管理人员与个体劳动者,文化、卫生、体育工作者,学生,自由职业者和其他。

从他们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休闲旅游“最具出游力”人群主要是党政干部,科研、教学、技术人员,文化、卫生、体育工作者,身体健康的退休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学生。这与我们所进行的专家咨询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这些“最具出游力”人群经济实力较强(学生虽然不具有经济实力,但是很多家长省吃俭用支持子女外出旅行),求知欲强,如果合理安排工作、生活和学习的时间,国家实行更加有效的休假制度,有时间进行休闲旅游活动,同时他们工作学习压力较大,也需要休闲旅游放松一下,大多数人年富力强,身体健康状况好。因此我们把这些入作为“最具出游力”者来进行研究。

由于是进行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的调查,因此我们设计的问卷主要涉及到一段时间里被访者没有去休闲旅游的原因,具体调查那些连续3~4周时间内没有到过本市城区景区或者出行时间在2h、2.5h之内的邻近景区或者邻近城市的人员。这是对于“最具出游力”人群休闲旅游活动空间的界定,也是受访者另一个约束条件。

2.3 障碍性因素的界定

旅游消费是一种特殊的消费方式,产品质量的好坏取决于旅游者的心理体验,而消费的实现有三个条件,一是旅游者具有出游力,这是客源地的条件;二是目的地具有可游性,即旅游吸引物具有吸引力;三是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介质,为消费提供基本信息条

件和交通条件。关于影响客源地旅游者出游动机产生因素的研究比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经济条件、时间条件、社会条件和个人条件^[17]。休闲旅游是旅游的一种方式，影响出游动机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休闲旅游者的出游。但是对于休闲旅游的外游力产生影响的因素又有其特殊性，尤其是对于“最具出游力”人群的休闲出游影响有时间因素、交通因素、经济因素、心理因素、学习因素、安全因素和其他因素，主要是一些个人因素和介质因素，部分来自于对于目的地的未知认识。

因此，本项选择的调查内容事先大致有所侧重，对这些因素进行了细分。①经济因素：景点门票太贵，交通费用过高，吃喝花费过多，景区内商品价格太高；②时间因素：要上班或加班，有自己业务要做，要做另一份职业，进行家庭或个人卫生清理，要采购生活用品，公差；③交通因素：公交车辆拥挤，骑车路途太远，无直达火车，长途车少或不直达，无自驾车或驾车技术差；④心理因素：个人不感兴趣，自我判断出行困难，他人告知此时不要出行，没有出游伴侣，对于当天返回的疑虑；⑤安全因素：食品卫生，交通安全，疾病传播，景区安全；⑥学习因素：学习压力，自修准备参加自学考试，参加学习班活动；⑦其他替代因素：家中有病人，学生需要陪读，亲友需要探望，社区活动，宗教活动。针对上述 7 大项共计 32 项内容设计了调查问卷。

3 问卷调查与障碍性因素分析

3.1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本课题共发出问卷 780 份，收回 562 份，收回率 72%，其中有效问卷 551 份，占发出问卷的 71%、收回问卷的 98%。问卷受访者在全市范围内选择，多数以单位的分布为依据，在地图上随机选取受访者单位，保障了问卷的代表性。被访者男性占 55%，女性占 45%，与以往的问卷中性别结构有所不同，以往多数是女性受访者低于男性很多，这是由于本次问卷采用访问者当面或者到被访者单位登门采访的办法，女性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更多，因此男女比例关系有所变化；从有效问卷的职业分布上看，学生、教师、离退休人员和医护人员及党政干部较多，其他人员由于受到人数、工作单位性质等影响有效问卷较少；从年龄上看以 31~50 岁最多；学历结构中以大学本专科生为多。具体见表 1。

3.2 障碍性因素分析

3.2.1 障碍性因素分布 从障碍性因素的角度看，对于“最具出游力”人群休闲旅游影响最大的不是以往调查中的“收入和闲暇时间是制约人们外出旅游的两大客观因素”^[18]，而是以时间因素为主（占 37.9%），交通因素成为第二大障碍（24.3%），学习因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游障碍（15.4%），这可能是由于问卷对象不同所致（见图 1）。可见，对于这些“最具出游力”人群来讲，休闲旅游活动的参与程度取决于他们拥有的闲暇时间的多少，他们也注重交通条件因素，同时由于他们学习任务较重，学习对于休闲旅游影响也是较大的。选择上述三项内容的问卷占全部问卷的 77.6%。

从 7 大障碍性因素问卷分布中可见，受访者普遍对于时间因素中的“有自己的业务要做”选择较多，高达 73%，说明这些受访者大多是在职的业务骨干，工作压力普遍较大；在交通因素中选择“长途车少或不直达”比例较大，占 56%，说明交通的不方便仍然是一个制约因素；心理因素中“他人告知此时不要外出”占 35%，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安全因素中对“疾病传播”的忧虑选项较多，多达 45%，这与近年来“非典”或者其他传染病的侵袭有关；在学习因素中多数人认为“学习压力大”与受访者中有一批学生和

表 1 受访者有效问卷基本情况统计表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受访者特征分类	特征细分	有效问卷份数	比例分配 (%)
性 别	男性	302	55
	女性	249	45
职 业	党政干部	62	11
	科研人员	49	9
	教师	68	12
	学生	71	13
	医护人员	63	11
	企业管理者	36	7
	电视台、电台工作者	26	5
	报社工作人员	42	8
	图书馆工作人员	39	7
	体育场馆工作人员	30	5
	离退休人员	65	12
	年 龄	11~20	58
21~30		105	19
31~40		108	20
41~50		109	20
51~60		99	18
	61~65	72	12
文 化 程 度	硕士及其以上学历人员	129	23
	大学本专科生	272	49
	高中	119	22
	初中	31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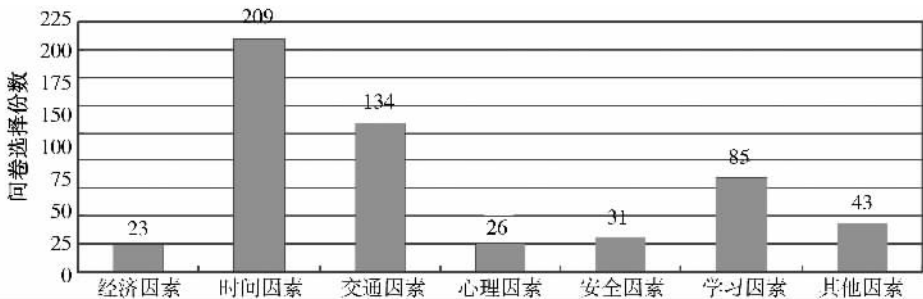


图 1 “最具出游力”人群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构成

Fig. 1 Composition of the impeditiv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aximal emissiveness residents' leisure tourism

从事教学科研的人员有关,有 41% 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门票过贵”选项高达 49%,是经济因素中较多进行选择的,说明休闲旅游景区的门票确实成为一个障碍因素;其他因素中“有学生需要陪读”(31%)、“参加社区活动”(23%)两项内容选择的较多,一方面说明这些“最具出游力”人群中多数是在读学生的家长,要利用周末和长假帮助孩子学习,同时也说明学生学习压力很大,一些老年人还要参与固定的社区活动(见图 2)。

3.2.2 职业与障碍性因素 从职业上来看,离退休人员、企业管理者、图书馆工作人员和部分党政干部较少考虑时间因素,其他人员受时间因素影响都比较大,体育场馆工作人员受到时间因素制约最大,因为体育文化活动主要是在周末或长假期间进行,科研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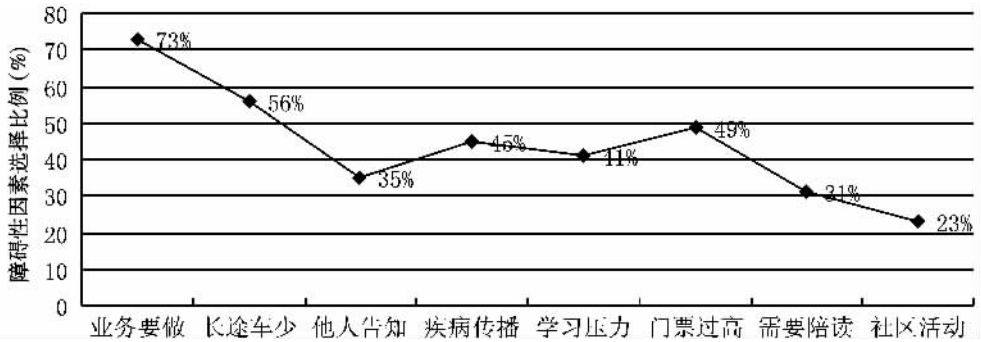


图 2 7 大类障碍性因素中选项最高的类型

Fig. 2 Distribution of the seven impeditive factors

部分教师、学生、医护人员常年受时间的制约，出行比较困难，党政干部由于公费出差或公费旅游的机会的增加对休闲旅游需求较少；各个职业人员对交通考虑都较多，特别是时间非常宝贵的科研人员、教师、医护人员、学生等对交通的方便程度看得很重，普遍反映出由于交通不方便而放弃休闲旅游的机会，离退休人员虽然对于时间的考虑较少，但是对交通方便程度和安全因素十分关注；影响学生、部分教师、科研人员及部分党政干部休闲旅游的主要是学习因素，尤其是学生，虽然处于假期，但是迫于现在应试教育的压力，周末或长假期间要做大量的功课，致使一批学生无法出游（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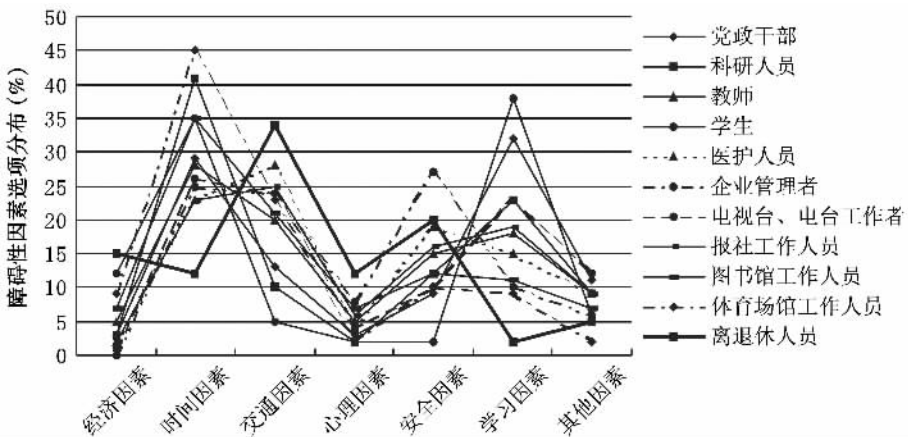


图 3 职业与障碍性因素选项的分布

Fig. 3 Jobs and the impeditive factors

3.2.3 性别与障碍性因素 性别一直是影响旅游出游的因素之一，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由于其特殊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的影响，相对男性来讲需要承担许多家务和照料孩子，出门参与旅游活动较少。在我们的调查中，情况有所不同，虽然时间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的障碍性因素，但“最具出游力”人群中收入条件的改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发展，时间对于她们休闲旅游影响程度在下降（男性选择时间的 37%，女性是 36%），而更多地表现为自身学习、照看孩子学习因素和考虑安全因素更多（见图 4）。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妇女地位提高和思想观念变化，另一方面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城市生活社会化程度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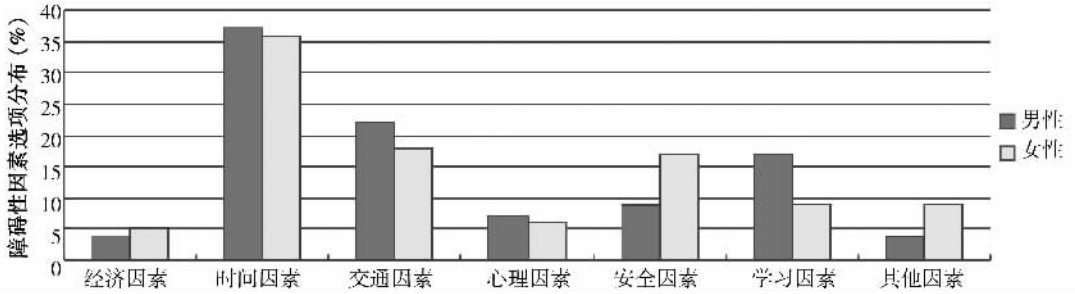


图 4 性别与障碍性因素选项的分布

Fig. 4 Sex and the impeditive factors

3.2.4 学历与障碍性因素 从学历上看, 抽样调查的条件是“最具出游力”人群, 决定了本课题研究范围以大学本专科学历为主, 占到总人数的近一半, 其次是硕士及其以上学历人员, 这两部分占到被访者的 72%。这些人大多是在社会的重要岗位上, 由于社会的竞争加剧, 工作压力比较大, 多数又是家庭中的重要支柱, 不少人家中的孩子处于升学、就业阶段, 他们承担着单位任务、社会工作、以及养育子女和老人等重要责任。由于他们多数收入较高, 可自由支配的也较多, 但是闲暇时间非常稀缺, 加上有一些成员还经常有公差旅游的机会。因此, 被访者休闲出游障碍性因素十分突出, 重要就是时间的限制。其中学历越高如硕士及其以上人员, 受到时间限制越明显 (35%)。同时我们发现他们对于交通的方便程度十分重视, 这与时间的稀缺有密切联系; 安全也是妨碍他们休闲旅游出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特别是曾出现的非典等传染性疾病对于他们影响较大 (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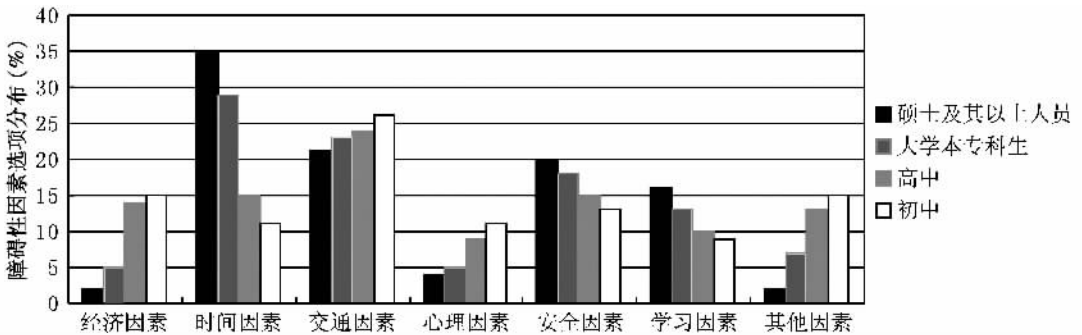


图 5 学历与障碍性因素选项的分布

Fig. 5 Learning and the impeditive factors

3.2.5 年龄与障碍性因素 年龄对于休闲旅游的影响是很大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不同年龄组人群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是有差异的, 这种差异导致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 其闲暇时间也随之产生差异; 二是不同年龄组人群的思想认识和受教育程度也有较大差异, 对出行的舒适和安全要求及其他方面要求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 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差别很大, 也很复杂。在全部受访者中, 除了 61 岁以上的老年人之外, 时间因素都是首选的项目, 所有被访者出行的心理因素的障碍作用都比较少, 31 岁以上的受访者都把交通因素作为比较重要的因素考虑, 同时也把安全因素看得比较重要, 30 岁以下的受访者休闲旅游中的学习因素影响很大 (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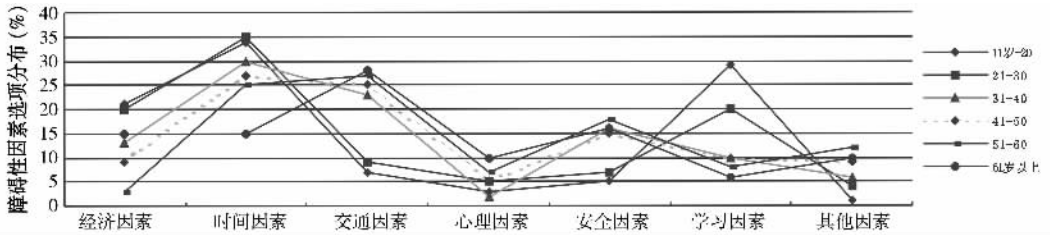


图 6 年龄与障碍性因素选项的分布

Fig. 6 Age and the impeditive factors

4 结论和讨论

4.1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全省经济增长迅速,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明显提高,GDP的增长率多年来保持两位数,为居民休闲旅游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省会、长江三角洲的副中心之一,2004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242美元,一批“有钱”阶层正在形成并不断壮大,休闲消费市场也在不断扩大和发展。根据我们对于杭州城区“最具出游力”人群关于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的问卷调查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1) 杭州市“最具出游力”人群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主要是时间因素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交通因素,学生学习压力和家长陪读等也是不容忽视的。

(2) 在具体因素中被访者“有工作要做”是最主要的,这是他们工作压力大的体现,并且大多数被访者可能会考虑乘长途车出行,而“长途车的数量不足和不能直达”成了重要的障碍。

(3) 对于不同职业者来讲影响因素比较复杂,以时间因素、交通方便程度和学习压力为主。

(4) 从性别上看,男性主要受制于时间、交通方便程度和学习压力,而女性则除了时间因素与男性差不多之外,交通方便程度和安全因素是她们更关注的因素。

(5) 障碍性因素对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影响比较复杂,学生的学业压力较大,中年人的时间紧张,老年人主要考虑交通的方便程度。

(6) 从学历上看,最主要的障碍性因素是时间因素、交通的方便程度和旅行安全因素。

4.2 几点建议

(1) 从障碍性因素的分析我们看到时间因素对于“最具出游力”人群休闲旅游影响巨大。因此合理安排假期意义很大。时间与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组合关系对于旅游行业是非常重要的^[19],对于“最具出游力”人群来讲,可自由支配收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闲暇时间成了一种重要的紧缺资源,闲暇时间的紧缺对于他们进行休闲旅游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按照现有假期安排,在假期里本来应该外出休假一下,但是长假的时候正是人流高峰,交通拥挤,景区人满为患,接待服务质量差,所以就只好在家里度过了。因此实施“以人为本”的原则,尽快改长假制度为分时度假制度是大力发展休闲旅游的当务之急。

(2) 从调查可见“最具出游力”人群还十分关注交通方便程度和安全问题,这为我们政府和休闲旅游企业提出了一个课题,就是如何把休闲旅游的外部环境条件和内部的安

全措施建设好。要求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和安全保障上下功夫投入资金和精力,要求企业在内部管理上提高层次,努力为游人提供便捷、安全的旅游休闲好去处。

(3) 学生学业压力过大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对休闲旅游业发展不利,教育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发挥和思考的机会,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培养学生走出课堂学习的积极性,推动学生休闲旅游。

(4) 随着人口的老齡化,老年人群对休闲旅游需求会进一步扩大,这部分弱势群体存在收入水平不高、出行不方便、身体欠佳等诸多问题,由于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原因,他们对出行的费用和安全考虑较多,需要全社会都来关心他们的休闲生活状况,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参与休闲旅游活动,提高他们的总体福利水平。由于“门票过贵”是老年人出行障碍的首选经济因素,因此景区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宣传,开展促销活动,降低景区门票,加强内部管理对促进老年人休闲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休闲旅游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

休闲产业涵盖的范围广,从投资主体来看有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有非盈利性组织投资的一些设施,更主要的是一些投资者投资兴建的一些休闲设施,因此投资主体十分复杂,投资目的也不尽相同,现行统计范围又没有把全部内容统计在里面;对一些休闲者的身份的确认也是复杂多样的,例如自由职业者现在已经成为很重要的社会群体,而对自由职业者的抽样调查就比较困难。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要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详细统计,扩大统计范围,使统计范围包括所有的休闲产业部门和休闲者,这对于研究和政府制定规划都是有利的;也要求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加强领导,加强规划,积极参与政府工作的科学决策,促进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Smith S L J. Regional analysis of tourism resourc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7, 14(2): 254~273.
- [2] 苏平,党宁,吴必虎. 北京环城游憩带旅游地类型与空间结构特征. *地理研究*, 2004, 23(3): 403~411.
- [3] 吴必虎,徐斌,邱扶东,等. 中国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系统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9. 41~49.
- [4] 吴必虎,唐俊雅,黄安民,等.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 *地理学报*, 1997, 52(2): 97.
- [5] 郑海燕,保继刚,等. 广东省居民潜在国内出游力的地区差异分析.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1, 20(3): 70~75.
- [6] 邱明,陈忠祥,等. 中国西部地区居民潜在国内出游力的差异分析及研究. *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 26(1): 75~79.
- [7] 黄有光. *经济与快乐*. 台北:茂昌书局,1999. 50~55.
- [8] Elson M J. Activity space and recreational spatial behaviour. *Town Planning Review*, 1976, 47: 241~255.
- [9] 吴必虎. 上海城市游憩者流动行为研究. *地理学报*, 1994, 49(2): 117~127.
- [10] 马惠娣. 文化精神之域的休闲理论初探. *齐鲁学刊*, 1998, (2): 13~15.
- [11] 王雅林. *城市休闲*.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0~22.
- [12] 徐锦中. 休闲文化的道德意蕴. *道德与文明*, 2003, (5): 20~24.
- [13] 吴必虎. *区域旅游规划原理*.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1. 5~9.
- [14] 杰弗瑞·戈比. *你生命中的休闲*.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14~16.
- [15] 马惠娣. 大旅游视野中的休息产业.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 12~18.
- [16] 吴必虎,方芳,殷文娣,等. 上海市民近程出游力与目的地选择评价研究. *人文地理*, 1997, (1): 17~25.
- [17] 孙喜林,荣晓华. *旅游心理学*.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00~210.
- [18] 黄国庆,赵毅,齐代华. 重庆市市民的旅游行为实证研究.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3, (6): 12~15.
- [19] 保继刚,等. *旅游地理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38~152.

Demonstrative research on the impeditive factors of leisure tourism for the maximal emissiveness residents in Hangzhou

CHEN Shi-bin^{1,2}

(1.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2.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with demonstrative research. In demonstrative research, questionnaires were designed and distributed.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mainly belonged to the wealthy class people of the maximal emissiveness in the urban district of Hangzhou, who hadn't been involved in leisure tourism for 3 or 4 weeks on end. The major content of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32 items under, 7 sections—they were financial factor, factor of time, transportation factor, psychological factor, safety factor, learning factor and other factors. Of all the questionnaires, 551 copies were effective.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was made:

The impeditive factors influencing leisure tourism of the maximal emissiveness residents in the city of Hangzhou were mainly the factor of time and traffic factor, the latter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ormer factor, and next to them came the learning factor. As to the specific factors, the chief of all was that the interviewees had jobs, indicating that they were under great pressure.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preferred traveling by bus, but such factors as the limited number and no direct bus constituted the most important barrier. To the people of different professions, factors were complicated, but among them time, transportation and learning pressure were considered first. In the aspect of sex, men were restricted by time, transportation and study pressure, while women, besides time which was similar with men, gave more concern to transportation and safety factors. The influence of impeditive factors on peopl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was relatively complicated. Students had more study pressure, middle-aged people had limited time, and the elderly might worry more about transportation. As to education, the most impeditive factors were that of time, transportation and safety.

Key words: urban district in Hangzhou; maximal emissiveness; leisure tourism; impeditive factors; demonstrative research